

## 台湾基隆游行 大陆游客见识“法轮大法好”

【明慧网】“二零一二基隆中元祭放水灯游行”，8 月 30 日晚上 7 点在台湾基隆海洋广场前举行，在传统音乐配乐下，各族群展现才艺，其中，法轮功天国乐团声势浩大，格外令人瞩目。

台湾行政院院长陈冲莅临并勉励，台湾基隆市长张通荣于海洋广场观礼台上，邀请了友好邦国、姊妹城市等，欣赏这一年一度绵延数十公里星罗棋布的精彩活动。

今年参与这项盛会的 33 个团体中，法轮功学员的队伍（右上图）声势浩大。主持人介绍，有一亿多人在一百多个国家与地区修炼法轮功；他们有乐团演奏，叫作“天国乐团”，透过演奏，要把法轮功“真、善、忍”的美好讯息带给所有在场的来宾。法轮功学员花车队（右下图）令人瞩目、仙女队遍洒朵朵莲花愿人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与大陆一衣带水的台湾在 1999 年前，修炼人数不过几千人；但迫害后，修炼人数却有几十万人，甚至包括一些政府高官。这不正说明法轮功的美好吗？毫无疑问，法轮功学员十余年的和平抗争让愈来愈多的世人明白了真相，也赢得了愈来愈多世人的尊重和敬佩。◇



## 法官：法轮大法使我脱胎换骨

我是一名法官。修炼法轮大法后身心受益。

我从小就染了一种怪毛病，使人萎靡不振，整天愁眉苦脸，烦恼至极，经常丢三落四的，后来，因为生小孩受凉，吃祛风药搞得身体很虚弱，苦不堪言。渐渐的，我发现我的脸显得暗淡、干燥，未老先衰。为了治病，我学了几门气功，但都未能使我的身体有所改变。

1996 年，经人介绍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这是我人生的根本转折点。本为治病来学法轮功的，学炼后发现，倡导“真、善、忍”的法轮大法是那么博大精深，顺应他能够做个道德高尚的人，同化他可成为得道者。于是，我心里在喊：我要修炼！

此后，我尽量按大法的要求，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做个好人。大法的法理解开了我心中很多的疑惑，烦恼逐渐消失，心情逐渐开朗，那种怪毛病消失了，我的脸上有光泽了，有笑容了。而且一开始炼功，就不再为祛风药和滋补品而费时费心了，身体反而轻松、舒服、有力了。

学炼法轮大法使我身体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同事都说我炼法轮功

后脸上才出现笑容。

以前的我丢三落四、头脑不清楚，看案卷要看几遍才能梳理清楚；修炼后，大法帮我开智开慧，我看一遍就可以写出笔录。1997 年新老《刑法》交替时，一大堆案件，年轻人都干得头晕脑胀的，而我精神就是好，没有压力感，做完一宗又一宗，这一年全院办案数量最多的榜首是我。

年终扫“积案”，我被派到经济庭。有一次，经济庭给我一宗最难办的案子，该案原告告的是事实，但证据难以证明是被告所为，且被告是难以传唤到的人（他们传不来）。我接手后，不但把被告传来了，第二次传唤来后就调解结案。经济庭的人见此状都觉得神奇。

大法教我们处理问题时注意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这样就能把事情办好，所以工作起来效率就高。修炼前，在单位我从未评过先进什么的。修大法后，我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和办案能手。

### 退回以前收到的红包

有老百姓说“大盖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未修炼前在单位上班时，平时接受当事人的请吃、红

包什么的觉得是很正常的。尽管《法官法》有规定，但都以“无人知晓”为由，就习以为常，心安理得了。师父说：“比如说我们常人有各种不好的心，为了个人利益，做了各种不好的事情，会得到这种黑色物质——业力。”（《转法轮》）明白“失与得”的法理，使我立即作出选择，停止收礼，在单位里我拒收，送到家里我拒收，通过律师转交我拒收，什么请吃什么礼的我再也不沾边了。

我还到档案室一一查找当事人的地址，将修炼以前收的红包一一退回。

记得因退红包还闹了一场笑话。一个因受贿被判缓刑的人，我退还红包给他时，没有告知我是因为学了法轮功后才这样退还钱给他的，他就以为我在判决书上文字措辞没有给他开脱罪，而不好意思收钱。于是，写信告我判案不公。院长跟我说时，我只是笑了笑，还是没有解释。现在想想，应该告诉他们，我因为学法轮功后退红包给他。是呀，在这物欲横流的社会里，是很难抵挡金钱的诱惑的。要做到拒收红包已经是不容易了，而早已经落入口袋的钱还要退回去，一般人会觉得不可思议，只有修法轮大法的人才能做得到的。◇



## 云南玉溪市桂春丽被警察绑架经过

玉溪市红塔区法轮功学员桂春丽 2012 年 7 月 25 日被当地警察、六一零办公室人员入室绑架，非法关押九天迫害致身体虚弱，回家后继续遭到骚扰与威胁。自从绑架迫害发生以来，家门口一直有不明身份的人出现，有一辆白色夏利（云 F56679）的车几乎每天都要来。下面是桂春丽自述遭迫害的经历：

2012 年 7 月 25 日中午我刚下班回家，听到有人叫我，我一开门就被先闯入的两个男人按倒在地，其中一个陈刚，然后十几个人开始非法翻箱倒柜，抢走打印机、笔记本电脑、移动 DVD、迷你小音箱、手机四部、空白光碟以及小孩玩游戏的七寸平板电脑等私人物品，企图抢走现金八万元，后丈夫回来说：“这是我拉水泥的贷款和队上占田分的钱。”陈刚说：“你说是你的就是你的啦？我们还要调查。”在丈夫的坚持下才没被抢走。

他们这一切恶行都是当着两个未成年孩子的面，致使孩子精神受到很大刺激。参与这次迫害的有玉带路

派出所、红塔分局的胡锦涛、陈刚、何晓玉、朱家勇、杜忠荣、侯玉（音）唐玉琼（音）等十几个人。

我被非法带到玉带路派出所审问。当时脑中一片空白，只知道除非讲大法真相，否则决不开口说话。晚上 11 点我被非法送入红塔区看守所，受到了人格的污辱。7 月 26 日早上，管教杨斯涵找我谈话。27 日早上我开始反胃，不想吃任何东西，就是勉强吃一两口都吐了。

我拒绝穿她们所谓的识别服，杨问我，为什么不穿？我郑重地告诉她：人不能活得太憋气，死也要死得有自尊。她说：“你知道不穿识别服、不背监规会带来什么后果？关禁闭，

男人都被关哭的，咱们女人不要轻易尝试，何况你几天不吃东西身体那么瘦弱，走，带你去看看里面是啥滋味。”我去看了，但心不为所动。

8 月 2 日，七天未进食，他们给我输液，扎了五次才扎进去。8 月 3 日，我被叫到办公室问：八天不吃东西有什么感觉，我说头晕，早上起床时差点摔倒。他们说那是你不吃东西的原因，我说：不是，我也想吃但吃不进去。11 点通知我可以回家了。

回家后继续受到他们的骚扰，什么国保副队长何晓沛、师坤明（队长）、什么黄官居委会调解员黄庆文、妇联心里咨询师袁萍、玉带路综治办的王志明。他们让丈夫把我带去公安局，在审讯室时我身体抖得坐不住，只能趴在桌子上，他们就让丈夫把我带回家。后来又一些人到我家敲门，我都不理会，丈夫对他们说：即使桂春丽把什么都说了，你们想整人有的是办法，我们小老百姓也没什么办法，你们看着办吧！人已经被你们整的见到你们就怕，你还想怎么样？◇

## 云南开远市罗云长期遭原单位骚扰

【明慧网】原云南省开远市小龙潭矿务局女职工罗云，于 2001 年辞职离开单位，2006 年开始修炼法轮功，2009 年 8 月讲真相时遭绑架、非法劳教迫害。后来，她与家人一直遭原单位人员骚扰、监控等迫害。下面是她讲述的经历：

我叫罗云，今年 40 岁，原云南省开远市小龙潭矿务局职工，于 2001 年辞职。

2005 年，我通过网络看到《转法轮》一书，就打印下来带在身边经常阅读，从而明白了人生的真谛，我尽力按照《转法轮》中李老师的讲法去做人做事。在苏州做瑜伽教练期间，虽然还没能正式走入修炼，因为心中有了真、善、忍的宇宙法理，能替别人考虑，赢得了学员和老板的好评和信任。

2006 年 7 月我决定正式走入法轮大法修炼，因法中讲不二法门，于是我放弃了瑜伽教练的职业。

2009 年 8 月 3 日，我在西

坝路发真相小册子，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大观派出所非法拘留，9 月 2 日被非法劳教一年，在劳教所我不转化、不放弃信仰，又被非法加期 50 天。

2010 年 9 月 21 日劳教期满，刚获自由的我就被开远市小龙潭矿务局一监区行政办公室张卫及劳资科科长龚伟平强行劫回小龙潭矿务局父亲家里，并让父亲签字。签的是什么不让我看，父亲因害怕邪党没敢问，也没看清就签了。龚伟平告诉父亲说如果我要离开小龙潭要先通知他们。9 月 30 日，侄女罗树君接我和父亲回文山老家参加她的婚礼，十月一日送侄女出嫁，并住在侄女家。张卫打电话给我侄女追问我的下落。

2009 年 12 月我因在昆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就到北京的甄如养生馆上班。期间，张卫给我打电话，因公司上班时间手机是放在更衣柜里，我没接听到，他们就找到我父亲，让他不停地给我打电话。下午 6 点吃饭时我才看到有十几个未接电话，当时就给张卫回了个短信告

诉她我的情况，晚上 11 点左右，张卫就打电话给我询问细节。

只因我没有及时接电话他们就随便去骚扰我那 83 岁的老父亲，第二天我就给张卫发信息，告诉她这个号码我以后不会再用，谢谢她们对我的‘关心’！

因放心不下年事已高的老爸，我又回到了昆明。张卫因一直找不到我，三天两头去骚扰我父亲，还骚扰我侄女罗树君，去我侄女所在的单位骚扰，给我侄女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他们还去移动公司查我的通话记录，强迫我前夫贾彦强（也在小龙潭矿务局工作）和他们一起去湖南找与我通话的朋友，....。

一年多以来，张卫每个月给我发短消息，我都回了。六月份我忘了交电话费，电话停机我都不知道。后来才发现手机卡已经无效了，才知道我手机停了，我平时电话并不多，也就没有注意到。就因为联系不上我，8 月 16 日，小龙潭矿务局政委吴东来带几个人把我前夫叫回小龙潭矿务局威胁式询问了一早上，前夫受到很大的压力。◇